

历史的掌纹 之一

土著心學

輔仁札記

岳永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土著”之学：辅仁札记 / 岳永逸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2020.10

ISBN 978-7-5108-8814-4

I. ①土… II. ①岳… III. ①民俗学—文集 IV.
①K89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0) 第188630号

“土著”之学：辅仁札记

作 者 岳永逸 著
责任编辑 周 春
封面设计 吕彦秋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21.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21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2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8814-4
定 价 7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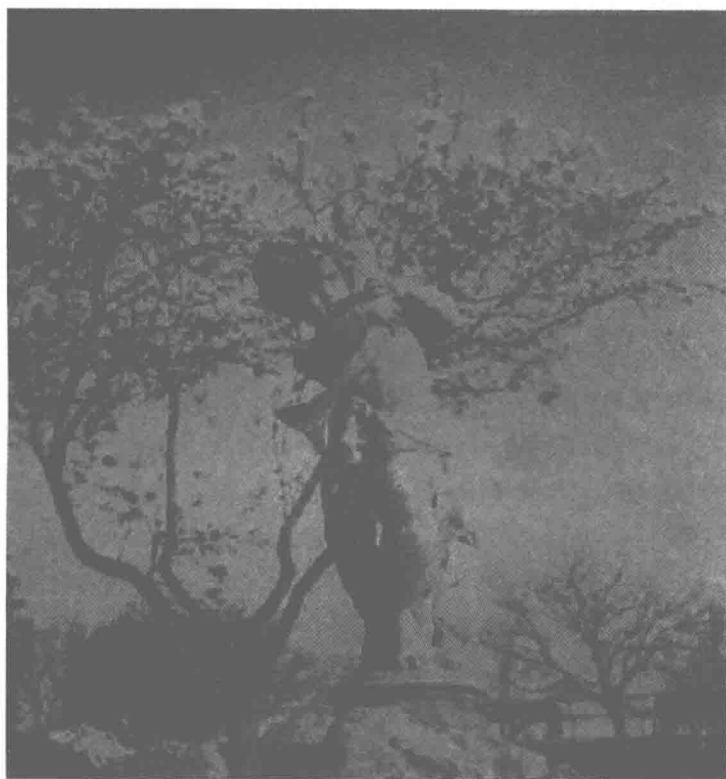
用颂歌的方式，
书写卑微与过往

緬懷家慈鄭國會（1945—2017）



辅仁大学校门

1947



辅仁大学校园一角

1948

“本真性”：民俗学的知识生产 及其多重视野

方维规

早就拜读过永逸君赠送的《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朝山》《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等书，着实让我这个民俗学的门外汉开了眼界。正因为是外行，我是把这些书当“闲书”看的。好像听谁说过，书未必一定要有意义，但要有趣。这自然是外行喜欢说、喜欢听的。我带着极大的兴趣翻阅了永逸的书，很多故事确实有趣！但凭直觉或学术嗅觉，能够感到这些著作在民俗学中的意义肯定也不一般。无论如何，永逸著述增加了我对民俗学的亲近感。可是，没想到他让我为其新著《“土著”之学·辅仁札记》作序，让我颇感突然，也很犹豫，犹豫的主要原因是“隔行如隔山”。为何让我作序？是他发现我对其著述兴趣浓厚？作为朋友，只得允诺，权当再读些书，写点读书心得。

其实，我和永逸的兴趣也有交结之处，民间故事、歌谣、儿歌、谜语等民间文学（文化），本来就是我們做文学理论的人亦当关注的。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不敢像以前那

样对待“闲书”了。三百多页的文字容量极大，尤其是“‘土著’之学·导论”，着实给人一种冲击感。他对中国民俗学的历史发展、学科现状以及不同学说的评点，常能见出其独特见解，多有批评和反思之语，让我长了不少见识。但另一方面，我似乎也看到了当代中国民俗学多少有些危机，至少有些“灰暗”之处。可不，他时不时大谈民俗学的本质，或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民俗学的底色和主色。对一个成熟的学科来说，有些道理本当是不言而喻的。能够让人窥见危机的，还有作者浓重的方法论意识，以及他颇为欣赏的民俗学固有也应该有的不随波逐流的“反抗性”特征。我在该书导论中看到的是一种批判性民俗学，这是难能可贵的。在当代中国学界，批判性可以是空谷足音，却是迫切的。这大概也是我在阅读时慢慢觉得我们虽不在一个专业，但颇有些共同语言的原因。

晚近中国学界的海外汉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海外的中国民俗学理当也是海外汉学的一部分。但在本书作者看来，“外人”的许多中国民俗学研究尚未得到中国同行的足够重视，例如与辅仁大学颇多牵连的司礼义（P. Serruys, 1912—1999）、贺登崧（W. Grootaers, 1911—1999）等传教士学者1930—1940年代在中国的田野调查、民俗语汇研究成果，或司礼义早年在域外引起很大反响的中国民俗及方言研究，在中国学界迄今湮没无闻。我想，这种情形还有不少，仅查阅一下国际汉学期刊双雄，创刊于1890年的《通报》（*T'oung Pao*）和创刊于1935年的《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从“索引”便可得知不少珍贵的民俗学研究文献。

我还想到德国东亚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为开创柏林

皇家民俗博物馆的东亚研究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汉学家葛禄博 (Wilhelm Grube, 1855—1908)。《北京民俗》(1901)¹是他的代表作,该作是他1897年至1898年秋冬之季在北京实地考察的成果,材料丰富翔实,中国民俗学界对这部典范之作所知无几。²究其缘由,永逸认为“主要是用法语、英语、德语等外文写作,多年来这些跨学科的研究典范不免让国内学人望而却步,少有涉猎”。并且,中国民俗学在书写学科史时,基本上把外人的中国民俗研究置之度外,从而造成中国学者之中国民俗学与外国学者之中国民俗学的两个天地。针对这类问题,作者一再强调在野、内发、跨领域和世界性的民俗学,并重温柳田国男(1875—1962)曾倡导的“一国民俗学”,即“一国民俗学”也是“世界的”,自有其合理之处,也是很有见地的。

正是缘于这一逻辑,在作者眼里,司礼义、贺登崧等传教士学者的点面兼具的“中观研究”,是带有暖意、洞察“心意”的学问;他们在北中国立足于方言(片)区的田野调查,对包括方言俚语、歌谣、谜语、故事等民间文学在内的诸多民俗所做的超村落的“中观研究”,实为地道的“土著之学”。他们不但是“由外入内”的自家人——土著,更是以其独树一帜的研究成果,开创了中国民俗学研究的独特范式,从而成为研究中国民俗和方言的杰出的中国民俗学家,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正是对

1 Wilhelm Grube, *Zur Peking-er Volkskunde*, Berlin: W. Spemann, 1901.

2 著名汉学家海尼士 (Erich Haenisch) 认为,“格鲁白氏所著之《北京民俗》,实为极有价值之模范作品。德国以外之汉学家,亦无人能出其右者”。见海尼士著、王光祈译《近五十年来德国之汉学》,载李雪涛编《民国时期的德国汉学文献与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第28页。

那些被英雄遮蔽的英雄的“小人物”的关注，对“在野并旁落”的故迹的考掘，深描“历史的掌纹”，成为作者近期研究的一大特色，这在我们这样一个“文化政治学”甚嚣尘上的时代，绝对不只是“耐得住寂寞”所能形容的。

我不太相信作者以自嘲的口吻，说自己是“一个散漫、随性的‘旁观者’”，我能见到的是一个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学者的焦虑和不安，在他“淡淡的忧伤和时隐时现的真切的哀痛”中见出暗暗的抗争。然而，学人不随波逐流的矜持，往往也带着郁闷，批判性有时不得不欲言又止。永逸是在主张“回归”，回归民俗学之本源；他甚至宣称，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本土的相当一部分民俗学者背离了司礼义、贺登崧这些老外所秉持的民俗学乃“土著”之学的根性，即愿意且能够成为“土著”或“类土著”的学人对“土著”的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关乎研究成果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本真性”从来就是民俗学的核心问题。我受这本书的启发而想到的一些问题，或明或暗也与本真性有关，而本真性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常常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与“土著”之说密切相关，永逸援引了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霍耐特（A. Honneth, 1949—）的“认可理论”（Anerkennungstheorie），即“认可先于认识”。霍耐特有过不少关于“认可”的著述，他视“认可”为一种尊重他人的行为。认可对方也是自己得到认可的前提，唯有知道自己得到对方的某种认可，才会有交往。因此，认可是认识他者和外部世界的先决条件。这才会有司礼义、贺登崧等传教士学者之认可和欣赏在前的暖意的学问，才有他们的“土著之学”。而要达到这一高度，人文地理学的倡导者段义孚论述过的注重情感纽带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是

必不可少的，然而“恋地”并不容易。

作者借用柳田国男的“游客之学”或“寓公之学”来形容明恩溥（A. H. Smith, 1845—1932）和禄是道（H. Doré, 1859—1931）的著述，他们在华传教三十多年之久，也叙写了中国民俗和民间信仰。然而，早期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学人，就已把他们的著述看做感情用事之作，不但充满偏见，还过于倚仗既有资料，离事实太远。本书作者列举的这种居高临下的事例，正可以用来说明“认可”的重要性。19世纪中期以后，传教士在西方强权的庇护下来到中国，不被认可是他们面临的常态。一般而言，19世纪的绝大部分中国人视传教士为不受欢迎的人，这种状况“更由于大多数传教士笨拙的、自以为是的举止而急剧恶化——少量传教士的名誉之举除外”。“19世纪甚或20世纪的许多传教士之著述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得要领地、带倾向性地、仇视地贬斥中国人及其文化。”³

3 Wolfgang Franke, *China und das Abendland*,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eprecht, 1962, p.68.

4 Arthur H.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anghai: North China Herald Office, 1890.

以明恩溥为例。他的《中国人的特性》（1890）⁴是丑化、鄙夷和非议中国人的集大成之作，其中有不少他与农民接触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但常见他在中国的不愉快经验，他因而常把中国人喻为低人一等的动物，如“狗熊”“蜘蛛”之类。明恩溥很会写，也写得很形象：“人们曾评价一位著名的钢琴制造家，说他‘就像他的乐器一样——规矩，正直和高贵’。在中国，能够遇到这

样的人吗？”作为一个基督徒和布道者，他对中国人的总体评价是毁灭性的：“他们缺乏的是人格与良心。”⁵这显然已经超出认可不认可的问题。霍耐特“认可理论”的社会批判潜能，在于他揭示出不公平的社会对于人间本应有的认可之系统性漠视这一社会病理，导致受歧视、侮辱、排斥等痛苦经验。19世纪的大部分传教士以高人一等的姿态，俯视中国没有文化的“异教徒”，视其为未开化的土著。他们也不可能被中国人认可为“土著”，绝不可能以“土著”或“类土著”的身份去研究土著，人们也不会指望他们拿出“土著之学”。

5 史密斯：《中国人德行》，张梦阳、王丽娟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第195、197页。

当然，传教士中也有各色人等，特别是不同的“时代精神”会给他们打上总体烙印，比如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与鸦片战争后的传教士有着巨大区别。16、17或18世纪的传教活动，背后没有政治力量为之张目；传教活动的成败，一般取决于个人的处世能力和对异土的适应能力。后来那些仗西方强权之势的传教士，不必再像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之辈“毫无保留”地入乡随俗。若把明恩溥、禄是迺归入这类传教士，司礼义、贺登崧等传教士则属于新一代，他们多少带着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西方的没落》（1918/22）之感受来到中国，其暖意的学问自然是建立在认可中国文化的基础上。

传教士中还有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6 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Berlin: Reimar Hobbing, 1926.——两年后的英译本在欧美产生了广泛影响: Richard Wilhelm, *The Soul of China*, trans. by John H. Ree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28; London: Jonathan Cape, 1928.

1873—1930)那样的人,不愿区分基督徒和异教徒。他于1924年重回德国时,已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五年,但没给一个人洗过礼,反而被中国文化所陶醉,译释中国经典是他的主要志业。他不但成了世界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还是人们心目中的“中国灵魂的卓越专家”,这缘于他回国后发表的轰动一时的《中国灵魂》(1926)⁶。该书以其亲和性见长,将作者所到之处的见闻和民俗展现在读者眼前,那是与明恩溥版本截然相反的中国人特性。在卫礼贤眼里,中国之本真性的基本特征是“安宁”与“温和”,但他不是在现实中探索中国灵魂,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找寻和发现孔子生活哲学的实现和证明,或曰在社会现实中寻找中国经典的兑现之处。本来,孔子的有些观点只是理想图景,却常在卫氏书中成了事实,其书实为“理想图景的图解”,且往往可在儒家思想中找到出处和注脚。《中国灵魂》中不乏民俗描绘,但那不是民俗学田野作业的成果,更谈不上“中观研究”。

德语“民俗学”(Volkskunde)一词出现在1780年前后,文字形式最早见于1782年汉堡的《旅行者》(*Der Reisende*)杂志。今人通用的“民俗学”(Folklore)一词最早见于英国,是英国文化史家汤姆斯(William Thoms, 1803—1885)首先提出的混合词(“folk-lore”),出现在他于

1846年8月22日发表在伦敦的文学周刊《雅典娜神庙》（*The Athenæum*）上的一封信中。汤姆斯主张用这个英语新词来取代时人所用术语“popular antiquities”（俗古风）或“popular literature”（俗文学），视之为“the lore of folk”。汤姆斯的新造词借鉴了11世纪英语中的“folklār”。从古英语“lār”（大概意思是“知识”“学说”）转化而来的“lore”，意为“流传的习俗”，“folk”则指“庶民”；特定群体的多半是口传的知识和传统可称为“Folklore”。汤姆斯认为这个概念更能归纳格林兄弟（尤其是雅各布·格林的《德意志神话》）所展现的民间财富，他也想以此来概括一个新的学科。

“民俗学”概念可追溯至18世纪的德语区，尤其是赫尔德（J. G. Herder, 1744—1803）的“民歌”（*Volkslied*）、“民族心灵”（*Volksseele*）、“民族信仰”（*Volksglaube*）等概念的传播，以及他搜集和编辑的欧洲《古老民歌》（*Alte Volkslieder*, 1775）和1778/89年出版的《民歌集》（*Volkslieder*），后者的第二版修订本在他去世以后以《民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Stimmen der Völker in Liedern*, 1807）之名重刊并流传于世。这可视为记录和收藏普通民众的传统和文化财富的最早尝试。然而，民俗文献的辑录和研究工作真正获得学术印记，要从1812年问世的《格林童话》

7 在《格林童话》初版“序言”中，格林兄弟对童话故事搜集、记录和整理以及方法做了详细说明。此外，他们还简要说明了每个故事的来源，并做了不少注释和比较评析。

算起，⁷所以现代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的从业人员在回顾学科起源和发展时，一般都会说到格林兄弟（Jacob Grimm, 1785-1863; Wilhelm Grimm, 1786-1859）。

《格林童话》无疑是最著名的德国文学作品之一，也是翻译和传播仅次于《圣经》的世界文化经典之一，研究文字早已汗牛充栋。鉴于这部名著在其诞生之后的两百多年中一再被解构甚至颠覆，我想借此机会重温一下妇孺皆知的格林童话，追溯其诞生、流传、影响和评价，并就相关问题谈一点看法。所谓“颠覆”，莫过于格林童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德的命运：有人指责格林童话对于纳粹暴行负有一定的责任；有人在翻检威廉二世时代的教科书后得出结论说，格林童话在培养学生下意识的残忍（因带着民间血统，格林童话最初版本中含有暴力和恐怖成分）；还有人在有些童话中见出或明或暗的反犹倾向。在西德美占区，格林童话被清除出学校和图书馆并运往国外，英占区曾长期不准发行格林童话。批评之声一直延续至1970年代。

与这种带有浓重政治色彩的（毁灭性）评判不同，另一“解构”主要围绕“民间与文学”的问题，即格林童话是民间故事还是童话故事，前者关乎原初讲述人（故事提供人），后者则指创造和再创作的文学作品，二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涉及格林童话的知识主体。此处“解构”带来对格林兄弟的

双重批评，即质疑故事讲述人之乡民身份的真实性，同时否定故事文本的忠实性。埃利斯的经典著作《一个童话的背后》（John M. Ellis, *One Fairy Story Too Many: The Brothers Grimm and Their Tales*, 1983）便揭示出格林兄弟在讲故事者身份问题上的“欺骗”做法，比如有意隐瞒给他们讲了近四十个故事的菲曼（Dorothea Viehmann）的民族属性和家庭出身。虽然埃利斯是一个美国的德语文学专家，但有关“真实性”“忠实性”等问题的拷问，无疑更是民俗学的喜好。民俗学家追踪故事源头，讲究田野作业，而格林兄弟不懂现代意义上的田野作业，常请人到家里讲故事。

在中国，自百年前的歌谣运动起，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民俗学或民间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始终受到外国学说程度不一的影响，本书作者亦提及格林兄弟之后不同时代西方和日本学者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论及民间故事，作者借助司礼义的著述，转引了维索斯基（Albert Wesselski, 1871—1939）和兰克（Friedrich Ranke, 1882—1950）对格林兄弟的诟病，司礼义也完全赞同两位文学史家和民俗学家的观点，即格林童话虽为得到后世赞誉的德意志式童话风格，却不是真正的民间叙事方式。维索斯基编订过《中世纪的童话》（1925）⁸和《格林之前的德意志童话》（1938）⁹，他对格林童话的如下判决本在情理之中：民间传统遭到有意的、极度的鄙

8 *Märchen des Mittelalters*, hrsg. von Albert Wesselski, Berlin: Stubenrauch, 1925.

9 *Deutsche Märchen vor Grimm*, hrsg. von Albert Wesselski, Wien: Rohrer, 1938.

薄甚至歪曲，也使科学蒙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维索斯基的观点出现在注重方言、方音的司礼义编订的《山西大同城南民间故事十五则》（1946）的导言中也顺理成章。也是针对格林童话，兰克认为，只要童话是在民间流传，定会用方言，搜集和记录童话亦当采用未被歪曲的方言。显然，维索斯基和兰克更多是以民俗学家的身份在说话，推崇原汁原味的民间童话。

毫无疑问，口头传统乃民俗研究之肯綮。我们也知道，正是格林兄弟以其童话搜集、整理和研究，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口头传统”研究，但他们把捕捉到的“乡民的声音”转达给读者时，用的却不是方言。从今天的民俗学立场出发，维索斯基和兰克的批评依然是有效的。从“知识民族志”（ethnography of knowledge）来看，当代许多记录和研 究口头叙事的民俗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几乎不提格林兄弟，也是有道理的。然而，我们不能忘记19世纪的民俗研究标准与今天的标准是有差异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批评19世纪的早期童话作家。维索斯基的“歪曲”之说，包括司礼义的赞同，应该说是很超前的，或曰只是专家之言，因为在1940年代之前，民众并不区分口述者、故事作者和可以随意改动的共同财富，¹⁰也不会思考谁歪曲谁的问题。此外，在整个19世纪直至20世纪上半叶，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绝大

10 Linda Dégh, "What Did the Grimm Brothers Give to and Take from the Folk?" in: *The Brothers Grimm and Folktale*, ed. by James M. McGlathery et al.,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pp. (66-90) 69-70.